



清法戰爭前後的北臺灣 (1875~1895)

——以1892年基隆廳、淡水縣輿圖為例的討論*

許毓良**

* 本文發表於2004年10月29~30日臺北淡水，由私立淡江大學歷史系主辦“第三屆淡水學暨清法戰爭120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現轉投以就教讀者。

** 許毓良 作者現為臺北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兼任助理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後研究



一、前言

清代的臺灣地圖種類繁多，依照繪製主題的不同，可以分為九類—全圖、主題全圖、分府地圖、分縣地圖、分縣主題地圖、城池圖、堡里地圖、街庄地圖、堡里庄界圖。¹以北臺灣為例，現今所公開的清代地圖中，最早可溯及的年代有二幅。一是康熙三年（永曆十八年/1664），以滿、漢文繪製的臺灣軍備圖。不過該圖著重的是部署在南部，由鄭經指揮的各鎮兵馬。它對於北臺灣的描述，僅繪出淡水一城而已。另一是約在康熙四十三年（1704）繪製的臺灣輿圖。該圖除了是清領之後第一張地圖外，對於北臺灣山川、規制的繪製頗為詳細。²至於清代北臺灣所繪製的最後一張地圖，以臺灣所見資料皆認為是光緒十四～十七年（1888～1891），所繪製的臺北府基隆廳與淡水縣圖。³不過如此的年代記錄，還可以再往下修正，原因是筆者在中國大陸發現到，光緒十八年（1892）所繪製的基隆廳、淡水縣輿圖（見附圖一）。

該圖典藏於北京國家圖書館。長寬為39.2×29cm，屬清光緒年間繪本的分縣地圖。由於原製圖者沒有題上名稱，因此典藏單位定名為“淡水縣輿圖”。但是詳閱後發現基隆廳也繪入其中，故重新命名為“基隆廳、淡水縣輿圖”，應為較佳的稱呼。有趣的是該圖也沒有標示繪製的年代。為何筆者會認定是光緒十八年（1892）所繪呢？根據考證有五點理由：其一，光緒十四年（1888）淡水縣芝蘭保始分出一、二、三保，所以這張地圖的上限應從此年算起。⁴其二，地圖上所繪基隆保的新砲臺，應是現存的基隆

1 夏黎明，《清代台灣地圖演變史》（臺北：知書房出版社，1996年6月），頁10～15。

2 陳漢光、賴永祥編，《北臺古輿圖集》（臺北：臺北市文獻委員會，1957年10月），頁5～6。

3 同上註，頁30；佚名，《臺灣地輿全圖》，臺灣銀行文獻叢刊第185種，1963年11月，頁8～14。

4 洪敏麟，《臺灣舊地名之沿革（第一冊）》（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9年6月四版），頁183。

頂石閣砲臺。考該砲臺動工於光緒十二年（1886），竣工於光緒十七年（1891），遂成為該圖時間下限的參考。⁵其三，臺灣巡撫衙門是在光緒十七年（1891）開始興建，該圖在臺北府內還畫出行臺，可見得該圖繪製的時間，最早也在光緒十七年（1891）。⁶其四，臺灣巡撫衙門未建好之前，則是借用淡水縣署辦公。淡水縣署舊在考棚後面。光緒十九年（1893）才遷至北門放生池，舊址則改建成明道書院。此圖既然畫出行臺，則表示當在光緒十九年（1893）之前。其五，綜合前述的說法，方知此圖繪製的年代應在光緒十七或十八年，但究竟為何年？其關鍵就是在“行臺”設立的時間。根據《臺北市發展史》的記錄，光緒十八年（1892）始在臺北府城內的西門街興建行臺。舊址就是今天的臺北市中山堂。⁷因此該圖是在光緒十八年（1892）繪製當無疑問。⁸

由於此圖是清末最後一張北臺灣分縣地圖，所以史料的參考價值極高。尤其在跟光緒年間其他的北臺灣地圖相較之後，可以充分反映出區域的歷史變遷。而所比較的對象有二：一是在光緒五年（1879）由臺灣道夏獻綸命令余寵繪製的《臺灣輿圖》（或名全臺輿圖/見附圖二）。另一是光緒十四~十七年（1888~1891）繪製的《臺灣地輿總圖》（見附圖三）。

5 劉敏耀，《基隆砲臺手冊》（基隆：基隆市立文化中心，2000年8月），頁48。

6 黃淑清，《臺北市路街史》（臺北：臺北市文獻委員會，1985年4月），頁46。

7 陳三井等，《臺北市發展史(一)》（臺北：臺北市文獻委員會，1981年10月），頁838。

8 何謂行臺？即指大員臨時辦公之所。楊仁江教授認為，圖上行臺標示在近東門處，不是近西門處。因此本文以西門街興建行臺的時間，做為該圖時間的參考依據尚需斟酌。誠然楊老師的意見，給予作者進一步的思考。但仍堅持己見的原因有二：其一、經過本文第一至第四點的考證，已說明該圖當在光緒十七、八年繪製。其二、《臺北市發展史》記載行臺建立的時間是在光緒十八年。雖然它指出的位置與地圖不吻合，但對照前文來看，年代的段限基本上還是可信。



二、1892年基、淡輿圖與光緒朝二幅北臺灣地圖的比較

1. 基淡輿圖的解讀

同治十三年三月二十日(1874.5.7)日軍為達“懲番”目的，逕自派兵登陸臺灣琅嶠，發動所謂的牡丹社事件。同年五月四日(6.17)清廷特命的欽差大臣沈葆楨，偕同福建布政使潘蔚抵達臺灣，負責與日軍辦理交涉事宜。在這期間沈氏有感於臺灣舊有一府四縣三廳的行政區劃，不足以應付時局。遂於九月完事之後，於光緒元年六月十八日(1875.7.20)上奏，建議在北臺灣添設一府三縣以馭地方。⁹此奏獲得朝廷善意的回應，同年十二月二十日(1876.1.16)下旨准設臺北府，並設分府於基隆。同時析分淡水廳為淡水、新竹二縣，改噶瑪蘭廳為宜蘭縣。這使得北臺灣，在一步入光緒朝，就因行政改制而有一番新氣象。如此的安排大體固定，即便在光緒十一年(1885)臺灣建省，除了再從新竹縣析分出苗栗縣外，其餘的地方都沒有再更動過。

光緒十八年(1892)的基隆廳、淡水縣輿圖(見附圖一)，就是一張在臺灣建省後繪製的地圖。依照標示可以細分為十五大類。內容如下：

基隆廳、淡水縣輿圖標示名稱分類(括弧為附表的編號)¹⁰

山脈

番山(No.98) 番山(No.104) 番山(No.105) 番山(No.124)
番山(No.125) 鳶山(No.106) 獅球嶺(No.22) 沙帽山(No.90)
大屯山(No.86) 獅頭山(No.112) 龜崙嶺(No.149)

9 沈葆楨，《福建臺灣奏摺》，臺灣銀行文獻叢刊第二九種，1959年2月，頁55~58。

10 洪安全主編，《清宮諭旨檔臺灣史料(六)》(臺北：故宮博物院，1997年10月)，頁4827~4829。

島嶼

社寮 (No.15) 鸞穴 (No.16) 鸞穴 (No.17) 桶盤嶼 (No.18)
基隆杙 (No.19) 扛轎嶼 (No.20)

港口

基隆港 (No.21) 馬鍊港 (No.54) 野柳港 (No.55) 八連港 (No.56)
磺港 (No.91) 滬尾港 (No.92) 八里坌口 (No.113) 假港 (No.114)
南坎港 (No.126) 八尺門 (No.14)

堡名

三貂保 (No.48~53) 擺接保 (No.98~103) 擺接保 (No.98~103)
拳山保 (No.63~75) 海山保 (No.104~108) 石碇保 (No.38~47)
大加蚋保 (No.76~85) 金包里保 (No.54~62) 基隆保 (No.14~37)
桃澗保 (No.124~148) 芝蘭一保 (No.86~88) 芝蘭二保 (No.89)
芝蘭三保 (No.91~97) 興直保 (No.109~111)
八里坌保 (No.112~123)

砲臺

(大勝元) 新砲臺 (No.25) (基隆小) 砲臺 (No.27)
(仙人洞) 砲臺 (No.26) (油車口) 砲臺 (No.94)
(地營) 砲臺 (No.115) (觀音山) 砲台 (No.117)
(剝仔尾) 砲臺 (No.118)

汎塘

(榮光寮) 汎 (No.28) (大基隆) 汎 (No.29) (金包里) 汎 (No.57)



(石門)汛(No.58) (砲台)汛(No.95) (八里坌)汛(No.119)
(海山口)汛(No.109) (埤角庄)汛(No.127)
(桃園街)汛(No.128)

隘名

萬安藔隘(No.67) 暗坑仔隘(No.68) 大坪隘(No.129)

臺北府城內建置

北門承恩(No.1) 東門景福(No.2) 西門寶城(No.3)
大南門麗正(No.4) 小南門重熙(No.5) 明倫堂(No.6) 文廟(No.7)
老師衙(No.8) 考棚(No.9) (臺北府)府署(No.10)
(淡水縣)縣署(No.11) 城隍廟(No.12) (巡撫)行臺(No.13)

官署

(基隆)海防廳(No.23) (基隆)煤局(No.24)
(滬尾)海關(No.96) (艋舺營)參府署(No.76)
(地營)營房(No.116)

一般地名

遠望坑(No.49) 頂双溪(No.50) 荳仔潭(No.51)
桀光藔(No.52) 三貂嶺(No.53) 坪林尾(No.69)
十分藔(No.38) 鳳山庄(No.70) 冷水坑(No.99) 城福庄(No.100)
十三天(No.107) 烏塗堀(No.130) 高山頂(No.131)
七佃庄(No.132) 高山下(No.133) 八股庄(No.134)
龍潭埤(No.39) 內仔港(No.40) 暖暖庄(No.41)

二重埔 (No.71) 直潭 (No.72) 新店街 (No.73) 公館 (No.74)
梘尾街 (No.75) 枋寮街 (No.102) 媽祖田 (No.101) 三角湧 (No.108)
大姑崁 (No.135) 柑仔瀨 (No.42) 八堵 (No.43) 七堵 (No.44)
六堵 (No.45) 五堵 (No.46) 錫口 (No.79) 三板橋 (No.80)
枋橋頭 (No.103) 水返腳 (No.47) 南港仔 (No.81) 八斗仔 (No.30)
哨船頭 (No.31) 基隆街 (No.32) 大勝元 (No.33) 二勝元 (No.34)
三勝元 (No.35) 大武崙 (No.36) 仙洞 (No.37) 大直庄 (No.88)
有蚵庄 (No.59) 馬鍊庄 (No.60) 金包里 (No.61) 石門 (No.62)
小圭隆 (No.97) 劍潭 (No.87) 河上洲 (No.89) 油車口 (No.120)
大庄 (No.121) 坪頂 (No.122) 大隆洞 (No.83) 大稻埕 (No.84)
艋舺街 (No.85) 新庄街 (No.110) 海山頭 (No.111) 八甲 (No.82)
桃園街 (No.136) 埤角庄 (No.137) 中壢街 (No.138)
楊梅壠 (No.139) 南崁街 (No.140) 小南灣 (No.141)
大南灣 (No.142) 頭湖庄 (No.143) 大竹圍 (No.144)
白沙墩 (No.145) 塗牛溝 (No.146) 四股庄 (No.147)
大溪墘 (No.148) 官渡 (No.93)

寺廟

龜山寺 (No.123)

書院

(小南門外) 書院 (No.77)

倉貯

(小南門外) 義倉 (No.78)



縣界

淡竹交界 淡蘭交界

四至

東 西 南 北

2. 清末三張地圖的比較

不過觀其內容，再跟光緒五年（1879）《臺灣輿圖》，以及光緒十四～十七年（1888～1891）的《臺灣地輿總圖》比較，就會發現這張光緒十八年的地圖，存有不少錯誤需要被修正。第一是八連（漣）港的位置。光緒五、十四～十七、十八年的三張圖（見圖一、圖二、圖三），分別出現二個不同位置的八連（漣）港。前二者所繪的八漣港，指的是今臺北縣汐止市的八連里。後者標示的八連港，指的是大屯山西北側八連溪的出海口。¹¹然而這條溪的出海口，應位於小圭隆（臺北縣三芝鄉），而非金包里（臺北縣金山鄉/見附表・編號56）。第二是磺港的位置。光緒五、十八年的二張圖（見圖二、圖一），都不約而同地把磺港畫在小圭隆（臺北縣三芝鄉）的位置。但考其真正的地點應在金包里（臺北縣金山鄉磺港村/見附表・編號91）。第三是假港的位置。光緒五、十四～十七年的二張圖（見圖二、圖三），均把假港畫在跳石（臺北縣金山鄉）與沙崙（臺北縣淡水鎮沙崙里）的中間。唯獨光緒十八年的輿圖把假港畫在八里坌口（臺北縣八里鄉/見圖一與附表・編號114），可見得是後者繪製錯誤。第四是油車口的位置。光緒五、十八年的二張圖（見圖一、圖二），分別把油車口畫在淡水河口的南、北兩岸。然考其正確位置是在淡水河的北岸，所以光緒十八年的輿圖又畫錯（見附表・編號120）。第五、六是小南灣與大南灣的位置。這二處地

11 陳正祥，《臺灣地名辭典》（臺北：南天書局有限公司，2001年11月二版二刷），頁11。

名只有在光緒十八年的輿圖出現。但是細查下發現正確的地點應在南崁港以北，而非以南（見附表・編號141、142）。第七是白沙澱的位置。根據光緒五、十四~十七年地圖所繪，應是在今桃園縣大園鄉沙崙村靠海的位置。但光緒十八年的輿圖竟畫在內陸，亦屬有誤（見附表・編號145）。第八是大溪墘的位置。光緒五年的地圖明確把芝巴里、大溪墘、草漯畫在一起（見圖二）。可見得大溪墘應在今桃園縣觀音鄉保障村的位置，不是光緒十八年地圖所繪疑似社子溪的出海口（見附表・編號148）。

校對是史料使用的先行工作。雖然光緒十八年基隆廳、淡水縣輿圖，被找到八個錯誤，但仍無損於它的價值。因為透過與另外二張地圖的比較，北臺灣區域變遷仍可以被凸顯。不過所謂的變遷，本文指的是人文發展。至於屬於自然地理的部分，例如：山、嶺、崙、崎、溪，並不在討論的範圍。在此前提下，則有三項重點值得注意：第一，三張地圖均有標示出的地名。這表示從光緒五~十八年（1879~1892）期間具有相當的重要性。它們包括：屬於基隆港地區的基隆港、八尺門、社寮、八斗仔、三勝元（三沙灣）、基隆海防廳（分府）、基隆煤局。屬於基隆河流域的八堵、七堵、六堵、五堵、劍潭、錫口。屬於淡水河流域的滬尾港、八里坌（口）、坪頂、大隆洞、大稻埕、艋舺街、新庄街、大姑崁、臺北府城、滬尾海關。屬於新店溪流域的擺接（保）、石碇（保）、直潭、梘尾街、枋寮街、枋橋頭（街）、坪林尾、新店街。屬於北海岸與丘陵區的金包里、遠望坑、龍潭埤（堵）。屬於桃園地區的桃園街、中壢街、南崁街、白沙澱（墩）、塗（土）牛溝（見附表・編號1~13、14、15、21、23、24、30、35、38~47、49、61、69、72、73、75、79、83、84、85、87、92、96、98~102~103、110、113、122、135、136、138、140、145、146）。

第二，光緒五、十四~十七年地圖均有標示出，但到了光緒十八年卻未被標示的地名。這表示在地圖繪製者眼中，重要性不若以往。它們包括：



屬於基隆河流域的大加蚋（臺北市大安區）、峰仔峙（臺北縣汐止市仁德里）、馬陵庄（基隆市七堵區瑪南里）、麻少翁屯（臺北市士林區社永平里）、武勝屯（臺北縣板橋市）。屬於淡水河流域的社后（臺北縣板橋市社後里）、頭前庄（臺北縣新莊市頭前里）、搭寮坑（臺北縣龜山鄉樂善村）、關渡（臺北市北投區）、滬尾守備署、滬尾領事、滬尾稅司署。屬於新店河流域的粗坑（臺北縣坪林鄉闊瀨村）、四城（臺北縣新店市）、三張犁（臺北市松山區三張里）、古亭村（臺北市大安區古風里）。屬於北海岸與丘陵地區的粗坑（臺北縣平溪鄉南山村）、煥仔藔（臺北縣瑞芳鎮海濱里）、老梅鄉（臺北縣石門鄉老梅村）、磺局。屬於桃園地區的南興庄（桃園縣八德市南興里）、霄裡庄（桃園縣八德市竹園里）、大竹圍（桃園縣大園鄉竹圍村）、水汴頭（桃園縣蘆竹鄉蘆竹村）、蘆竹浦（桃園縣大園鄉大竹村）。

第三，光緒五、十四~十七年的地圖未標示出，但到了光緒十八年卻被標示的地名。這表示在地圖繪製者眼中，逐漸顯得重要。它們包括：屬於基隆港地區的哨船頭、大勝元、二勝元、仙洞。屬於基隆河流域的內仔港、暖暖庄、南港仔。屬於淡水河流域的大庄、八甲、海山頭、城福庄、三角湧、十三天、烏塗堀、艋舺營參府署、龜山寺、小南門書院、小南門外義倉。屬於新店河流域的鳳山庄、二重埔。屬於北海岸地區的馬鍊庄、石門、小圭隆、頂双溪、十分藔、柑仔瀨。屬於桃園地區的高山頂、高山下、七佃庄、八股庄、埤角庄、楊梅壠、頭湖庄、四股庄（見附表・編號31、37、38、40、41、42、50、60、62、70、71、76、77、78、81、82、97、100、107、108、111、121、123、130、131、132、133、134、137、139、143）。

3. 基淡輿圖反映的北臺灣開發

從上述的分類來看，當時在北臺灣被視為最重要的地區，應是基隆港地區。因為在三張地圖上面，它長期被標示的地名最多，而且新標示的地名也最多。其次重要的是淡水河流域。該地區長期被標示的地名也不少，但不見於光緒十八年（1892）輿圖的地名亦有。再次重要的應是桃園地區。該地區長期被標示的地名數目，跟不見於光緒十八年（1892）輿圖的地名數目相同。然值得注意的是在光緒十八年被新標示的地名，竟達八個之多。可見得在製圖者眼中，它是一處發展迎頭趕上之區。

新店溪流域與北海岸、丘陵區的重要性，似乎處在伯仲之間。雖然前者長期被標示的地名不少，但從光緒十八年輿圖僅被標示二個新地名來看，它的重要性有點下滑。相反地在後者，它在地圖上被長期標示的地名不多，但光緒十八年被標示的新地名竟達六個之多。可見得它在製圖者眼中是一新興地區。至於最不重要的地區應屬基隆河流域。因為它不見於光緒十八年（1892）輿圖的地名頗多，並且在新標示的地名數目上，僅出現三個而已。

地區的發達與否，跟交通路線的走向有密切的關係。北臺灣以淡水河為主幹，與基隆河、新店溪（景美溪）連結，形成一個水路網路。雖然靠著河運，讓臺北盆地近水之處，往來甚為方便。但它卻不是官方以交通控制地方的首選。事實上官方所倚重的是陸路。因為透過陸路，它才能與中、南部的道路做連結。也因為如此，所謂的“官道”很早就形成。雍正十年（1732），清廷平定彰化縣熟番舉事後，即把淡水廳治從沙轆（臺中縣沙鹿鎮）遷移到竹塹（新竹市）。並開闢通往芝蔴里的道路，連結舊有的“龜崙嶺道”、“內港道”、“外港道”。¹²這三條道路中，以穿越今桃園縣龜山鄉的龜崙嶺道最為重要，尤其在乾隆十五年（1750）八里坌巡檢移駐新庄（

12 陳世榮，〈清代北桃園的開發與地方社會建構1683~1895〉，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9年6月，頁96、99、174；黃智偉，〈統治之道—清代臺灣的縱貫線〉，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9年6月，頁65~81。



臺北縣新莊市）之後。

該道路沿途所經地方，可透過道光元年（1821）署噶瑪蘭廳通判姚瑩的記錄來了解。大抵從竹塹北行三里抵達金門厝（新竹市北區），北渡頭前溪抵十里外的鳳山崎（新竹縣湖口鄉鳳山村）。再行十里抵達大湖口（湖口鄉湖口村）。再行十里為枋埤（崩埤/桃園縣楊梅鎮東流里）。再行十里為楊梅壠（楊梅鎮楊梅里）。再行五里為頭重溪（楊梅鎮梅溪里）。再行十里為中壠街（桃園縣中壠市中壠里）。再行十里為內嵌腳（內壠與崁子腳/中壠市忠孝里・桃園市龍山里）。再十里行抵桃園（桃園市文昌里）。再十里行抵龜崙頂（桃園縣龜山鄉嶺頂村）。再五里行抵大邱園。再八里行抵龜崙腳（嶺腳/龜山鄉龍壽村）。再七里行抵新莊（臺北縣新莊市）。再行五里，當中還需渡淡水河才能抵達艋舺（臺北市萬華區）。如果要到八里坌口，可從艋舺搭船行約二十里可至。如果要去雞籠則往東北行，十里先抵錫口（臺北市松山區）。再五里抵達南港（臺北市南港區）。再十里抵達水返腳（臺北縣汐止市）。再十五里可見到“一堵山”（五堵南山），再北過五堵、七堵、八堵，凡十里抵達暖暖。

之後姚瑩的記載即往宜蘭的方向前進。從暖暖行至三里至碇內（基隆市暖暖區碇內里）。往東行二里至楓仔瀨（臺北縣瑞芳鎮吉慶里）。再三里抵鯽魚坑（瑞芳鎮）。再四里至三貂仔。再四里至茶仔潭。再三里至三貂嶺。再八里至牡丹坑（臺北縣雙溪鄉牡丹村）。再六里至粗坑口。再六里至頂雙溪。若再走就要進入噶瑪蘭廳界。¹³雖然姚氏沒有記載如何前往雞籠（基隆市），但只要從暖暖繼續北行，翻越獅球嶺方可抵達。

以上就是臺北未設府以前，以淡水廳治竹塹為起點，往北的陸路交通情形。不過當臺北府設立以後，北臺灣陸路的中心點有極大的改變，即從竹塹轉移到臺北。光緒十八年（1892）的基隆廳、淡水縣輿圖，即詳細記錄以臺

13 姚瑩，《東槎紀略》，臺灣銀行文獻叢刊第七種，1957年11月，頁90～91。

北府城爲中心，向外連結各地的道路。其引文如下：

自本城向西至新庄十里，至龜崙嶺二十五里，至桃仔園三十五里，至崁仔腳四十五里，至中壢街五十五里，至塗牛溝與新竹交界，計程六十五里。自本城至桃園街爲尖站，至中壢街爲宿站。至塗牛溝、淡竹交界，其過溪河四條，惟艋舺港設有渡船可達；其餘各溪晴霽均可徒涉，設橋樑者有之。

自本城向南畔，至番山三、四十里不等；內皆係生番、樹林，民居畧少。至桃園一帶水田參半，未闢荒埔常多，其民居不少。

自本城出東門至錫口一十二里，至南港仔二十里，至水返腳三十里，至基隆五十五里，至龍潭堵七十五里，至頂双溪一百零五里，至遠望坑、淡蘭交界，計程一百二十里。向東至遠望坑共過溪河六條，錫口、咤口、芋仔潭、頂双溪，常年有水，故設渡船。其餘各溪，水勢緩淺，均可徒涉。至水返腳爲尖站，至基隆爲宿站；至龍潭堵爲尖站，至頂双溪爲宿站。

滬尾港口一線，大船雖可出入，必須乘潮遙立望燈小舟帶引，方可無淺涸之患。惟基隆一口坐南向北，礁砂羅眾。其海水甚深，無論大小商船以及輪船，出入較易。故設塘汛、口書、澳甲，隨時稽查。其餘各口沙汕叢穰，口門又淺，商船不能停歇淡水。惟三貂嶺、龜崙嶺爲峻險之嶺，滬尾、基隆兩口爲緊要之區。均常載于圖內，理合註說登明。¹⁴

14 佚名，《淡水縣輿圖》，色繪，清光緒年間繪製，北京國家圖書館藏。



根據上述道光元年（1821）與光緒十八年（1892），其里程計算最大的差異，在於前者是分段計算，而後者是以臺北府為起點一次計算。這不可避免會出現一些誤差。並且該誤差還會因南、北走向不同而有別。在往南方面，光緒十八年所計者，臺北府城至新庄為十里。道光元年所計者僅到艋舺，還沒有臺北府城。不過這卻給予艋舺到府城約為五里的線索。然這多出來的五里，竟成為二個年代里程計算的誤差。因此光緒十八年所計者，臺北府城至龜崙嶺為二十五里。這對比道光元年所計者約為三十里。同樣的情形也發生在臺北府城至桃仔園，或者臺北府城至坎仔腳，或者臺北府城至中壢街。簡言之，就是道光元年的路程計算，均比光緒十八年還多出五里。

但在往北方面，卻恰好相反。光緒十八年所計者，臺北府城至錫口為一十二里。這對比道光元年艋舺到府城約為五里，府城至錫口約為五里的距離，竟相差有七里之遙。該情形也發生在臺北府城至南港仔，或者臺北府城至水返腳，或者臺北府城至頂雙溪。大抵而言道光元年的路程計算，均比光緒十八年還要縮短十餘里。不過光緒十八年的地圖，出現往基隆的里程數字。並且還描述該港港灣形勢，並以設立塘汛、口書、澳甲隨時稽查來凸顯其地位。證實了基隆越到清末越顯得重要的說法。

有趣的是引文對桃園地區的描述，稱其水田參半，未闢荒埔還很多。最重要的是記載民居不少，可見得前文以發展迎頭趕上之區來形容應不為過。另外對於新店河流域（景美溪）的描述，它以本城南畔至番山三、四十里不等帶過。並稱該地多生番、樹林，所以民居略少。隱約也透露出該地區發展，受到限制的事實。至於受到什麼限制？將會在第四節開山撫番戰爭中一併交待。

三、從地圖來看1885年清法戰爭結束前的北臺灣

1. 光緒初年臺北府的城工

光緒十年七月六日（1884.8.23）清廷下詔對法國宣戰，使得之前清、法在北越與臺灣的軍事衝突更加白熱化。該戰事持續約十個月之久。直到光緒十一年四月二十七日（1885.6.9）雙方在天津簽訂和約，才結束這場戰爭。¹⁵該戰爭是清末對外戰爭中，少見“平分秋色”的一役。而說它平分秋色，其實只是表明彼此在勝負未決的情況下，即以簽訂條約收場。雖然時論認為，清廷有戰勝法國的機會；但這充其量只是代表，它在戰術上享有局部的優勢。不足以說明在外交、戰略上均陷入困境。¹⁶

以臺灣戰場來說，發生在基隆與淡水的二大戰役，不僅充滿戲劇性，更讓戰局有驚濤駭浪之感。不過要提醒的是臺灣守軍，能有辦法與裝備精良、訓練有素的法軍周旋許久，並非毫無原因。其中最重要的一點是北臺灣行政地位的提升，使得清廷對此地的控制力稍勝以往。尤其在官紳的對應上，因為築城、建署所產生的互動關係，剛好可以被用來當作日後勸餉、募勇的管道。而這整個歷史發展，可以從光緒元年底（1876.1）臺北設府談起。光緒十八年（1892）基隆廳、淡水縣輿圖適時提供出一些線索。

該圖對於臺北府城建置有細部的繪製，其中把城垣與五座城樓的名字標示出為一大特點（見附圖一/附表・編號1~5）。不過在草創之時，臺北府城地址的決定有一番爭議。欽差大臣沈葆楨最早所提的議案，即是建城垣於艋舺。但遲至光緒三年元月（1877.3）以前，城工仍沒有開始。此時來臺巡閱的福建巡撫丁日昌，眼見預定設郡之地，一片平田毫無憑藉。遂與福州將軍

15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法軍侵臺檔》，臺灣銀行文獻叢刊第一九二種，1964年3月，頁23、35。

16 費正清(John K. Fairbank)、劉廣京編，張玉法主譯，《劍橋中國史第十一冊：晚清篇1800-1911(下)》（臺北：南天書局，1987年9月），頁273~275。



兼署閩浙總督文煜上奏，認為基隆的礦務一開勢必商業大興，可以取代艋舺做為臺北府城的新址。該議看似準備要進行。因為丁日昌奏明已卸任淡水廳同知、現署臺北府知府候補同知向燾，已被派往基隆會籌防務。¹⁷不過上諭毫無回應，表示朝廷並沒有准行。同年五月已陞任兩江總督的沈葆楨，與文煜、丁日昌聯明上奏，共同推舉現任江蘇省海州直隸州知州林達泉，讓他實授臺北知府陞調該職。¹⁸

光緒三年底（1878.1）林達泉上任後即展開臺北府城工的籌建。在地方士紳林維源、潘盛清、王廷理、王玉華、葉逢春、李清琳、陳鴻儀、陳霞林、潘慶清、王天錫、廖春魁、白其祥、林夢岩、陳受益等的幫助下，共募得白銀二十餘萬兩。遂在八年正月興工（1882.2），至光緒十年十一月（1884.12）竣工。當時築城所用石材，為大直山北勢湖（臺北市內湖區成功里）的山石。門樓所用磚瓦，為北勢湖莊與擺接保枋寮莊（臺北縣中和市）所煉製。石灰為大稻埕河溝頭（臺北市大同區）所供應。並修築東畔城牆長412丈，西畔城牆長412丈，南畔城牆長343丈，北畔城牆長340丈，四周合計長1,506丈，約五千公尺。¹⁹

林達泉不愧為一幹才。光緒三年（1877）閩浙總督何璟給他的考語是：“氣識宏遠，才守兼長。論臺北事宜言切實，不好高騖遠，措施當有條理。”²⁰可惜他來臺一年就病逝，得年49歲，沈葆楨還以他的勞績奏請國史館入循吏傳。²¹至於第二任臺北知府繼任的人選，則題補最後一任淡水

17 臺北故宮博物院編，《清宮月摺檔臺灣史料(三)》（臺北：故宮博物院，1994年10月），頁2480～2483。

18 《清宮月摺檔臺灣史料(三)》，頁2679～2681。

19 陳三井等，《臺北市發展史(一)》（臺北：臺北市文獻委員會，1981年10月），頁70～72；尹章義，《臺灣開發史研究》（臺北：聯經出版社，1999年10月三刷），頁418～419。

20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光緒朝硃批奏摺(第二輯內政)》（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2月），頁514～515。

21 蔣師轍，《臺灣通志》，臺灣銀行文獻叢刊第一三〇種，1962年5月，頁492。

廳同知陳星聚。光緒四年（1878）陳星聚已62歲，但還幹勁十足。同年何璟給他的考語是：“篤實明穩，人亦正派，紳民愛戴，不愧循吏。”²²事實上陳氏自同治十二年（1873）任淡水廳同知開始，則長期在北臺灣仕宦。²³雖然光緒元年（1875）該廳被裁撤，但在文煜的保薦下，仍留在竹塹（新竹市）當差，並在臺北知府人選未確定時照舊任事。²⁴在這段時間，他所處理最棘手的事情就是教案；即光緒二年三重埔（臺北縣三重市）教案、和尚洲（臺北縣蘆洲市）李氏父子恃教傷差案。前者是長老教會牧師馬偕（George Leslie Mackay），以所屬教堂遭鄉民破壞，向滬尾副領事費里德（Alexander Frazer）投訴。幸好在陳星聚親自前往查明案情後，不致小事化大而圓滿結案。²⁵後者是李東面、李先登父子，自恃信奉天主教並號稱“教首”滋擾鄉里。地方文武早已注意他們多年，同年五月陳星聚在艋舺倉署斷案時，不料二人竟持械前往鬧堂，遂被陳氏喝令拏下就地正法。²⁶

該輿圖除了繪出四面城垣外，城內的衙署部分也標示出。這一段時期出現的公衙為淡水縣署、臺北府署、考棚（見附圖一/附表・編號9~11）。淡水縣署建於光緒五年（1879），屬於草房建築並於隔年竣工，然建造者不明。²⁷照理淡水設縣以後，知縣應該立即上任。但細查官方記錄後，發現情況不是如此。作者推測淡水知縣的派任，最早也在光緒五年（1879）以後。原因有二：一為在奏摺中找不到淡水知縣人選的訊息。光緒三年（1877）閩浙總督何璟、調補山西布政使暫署閩撫葆亨還上奏，聲稱臺北知府仿貴州省銅仁府之例，由知府兼攝知縣錢糧、詞訟，等到“稍有頭緒”才添設淡水附

22 《光緒朝硃批奏摺(第二輯內政)》，頁783~785。

23 諸家，《新竹縣志稿》，臺灣銀行文獻叢刊第六一種，1959年11月，頁139。

24 《清宮月摺檔臺灣史料(三)》，頁2481。

25 陳三井等，《臺北市發展史(二)》(臺北：臺北市文獻委員會，1982年6月)，頁551~552。

26 《清宮月摺檔臺灣史料(三)》，頁2540~2542。

27 《臺北市發展史(一)》，頁837；黃淑清，《臺北市路街史》(臺北：臺北市文獻委員會，1985年4月)，頁46~47。



廓縣治。²⁸二為同為淡水廳所析分出的新竹縣，首任知縣劉元陞遲至光緒五年閏三月（1879.4）才到任。²⁹因此淡水知縣也有可能比照辦理，否則縣署不會這麼巧，也在同年新建。不過首任淡水知縣是何人？現不可考。臺灣大學圖書館所藏淡新檔案的案卷中，能找得到最早的資料是在光緒九年二月（1883.3），原任新竹知縣徐錫祉調署淡水知縣。³⁰同年九月改由朱某代理（可能為新竹知縣朱承然）。光緒十年（1884）徐錫祉又回任新竹知縣，並再代理淡水知縣。同年八月新竹知縣改由彭達孫接任，徐錫祉可能就一直擔任淡水知縣直到建省為止。³¹

臺北府署的建立者是陳星聚。之前府署未建時，林達泉、陳星聚皆借用舊淡水廳署辦公。光緒五年（1879）陳氏鳩工興建府署，隔年竣工。工程費用由紳商、富豪義捐。³²陳星聚擔任臺北知府一職時間很長，直到臺灣建省為止。至於考棚的設立，最早可追溯至光緒四年十月（1878.11）閩督何璟、閩撫吳贊誠、學政孫貽經聯名上奏，請在臺北設立考棚。讓淡水、新竹、宜蘭三縣的文童，可就近在臺北參加生員考試。³³光緒六年（1880）官府勸捐興工，由富商洪騰雲捐出地基與部分工程款，隔年竣工。其佔地面積甚廣，能容納二千餘人應試。³⁴

28 臺北故宮博物院編，《清宮月摺檔臺灣史料(四)》（臺北：故宮博物院，1995年8月），頁2806。

29 《新竹縣志稿》，頁139。

30 淡新檔案校註出版編輯委員會，《淡新檔案(一)：第一編行政/總務類》（臺北：臺灣大學，1995年9月），頁162。

31 淡新檔案校註出版編輯委員會，《淡新檔案(二)：第一編行政/總務類》（臺北：臺灣大學，1995年9月），頁131、137；《新竹縣志稿》，頁140。

32 《臺北市發展史(一)》，頁837。

33 《清宮月摺檔臺灣史料(四)》，頁2916~2921。

34 《臺北市路街史》，頁47。

2. 光緒初年基隆廳與其他北臺灣建物的歷史

基隆海防廳為臺北府的分府，其地位可由丁日昌想把府治遷移至此，而可見一般（見附圖一/附表・編號23）。雖然丁氏曾派向燾，前往該處暫辦事務，但他不是首任實授的通判。真正的人選應是原任噶瑪蘭廳通判洪熙儔。如同前述，光緒元年北臺灣因沈葆楨的奏陳，導致行政區的大幅度調整。不過跟淡水廳不同的是噶瑪蘭廳並沒有析分。它只是把通判移駐到基隆，原缺改為知縣而已。宜蘭縣的改制不在本文討論的範圍。不過從光緒三年元、十二月的奏摺來看，洪熙儔可能還在宜蘭，沒有移駐基隆。³⁵洪氏之後海防廳繼任官員，可考者為光緒六年（1880）上任的鄭應基。根據1910年基隆公學校訓導蔡慶濤的採訪，基隆海防廳署最早由鄭氏所建，原址在三沙灣庄的海關（基隆市中正區正船里/還不是地圖所繪處）。光緒七年（1881）基隆通判改由徐廷灝接任。地圖上所標示的大勝元，原名大沙灣，就是在徐氏任內更名。光緒九、十年（1883~1884）基隆通判由梁純夫繼任。

36

至於基隆的煤局，根據蔡慶濤的採訪，早在光緒元年就設立（見附圖一/附表・編號24）。³⁷為什麼當府、縣衙門均未建造時，煤局就已搶先一步成立呢？同治十三年（1874）朝廷為因應牡丹社事件，各省督、撫均把握時機上奏，不少即提到開挖煤礦可以興利的建議。光緒元年四月二十六日（1875.5.30）廷議決定，所有海防事項由南、北洋大臣督辦，關於煤礦則先在河北省磁州與臺灣基隆試辦。同年四~六月英籍礦師翟薩（David Tyzack）探勘基隆礦脈完畢。由於這項工作是臺灣道夏獻綸指派委員何恩綺、李彤恩負責，所以煤局可能就在此時成立。不過根據考證臺灣官煤廠的設廠工作，

35 《清宮月摺檔臺灣史料(三)》，頁2489；《清宮月摺檔臺灣史料(第四輯)》，頁2805~2806。

36 蔡慶濤，《基隆地方研究資料》，收入伊能嘉矩文庫微卷編號T0021，捲號6-4(手稿及抄寫部分〔四〕)，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所藏。

37 同註36。



要到光緒三年十一月（1877.12）才完成。也就是真正的量產要到光緒四年（1878）才開始。然而由於產銷、販售毫無經驗，使得煤務運作極不理想。光緒七年（1881）煤務局已積弊重重，但所屬人員仍極力硬撐。直到光緒十年六月（1884.7）該單位主持人員承認虧損，終告整體煤務經營的失敗。³⁸

至於輿圖上還繪出三個非官方的機構——（艋舺）義倉、（艋舺）書院、龜山寺（見附圖一/附表・編號77、78、123），值得一併討論。艋舺義倉建於同治六年（1867），為淡水廳同知嚴金清勸捐修成，共設有倉貯十九間。³⁹艋舺書院又名文甲書院，現列為三級古蹟。考其建造年代為道光十七年（1837），由淡水廳同知婁雲倡修而成。不過婁雲最初選址於草店尾祖師廟北畔（臺北市萬華區祖師里），未果行。同年復經士紳林國瑤捐獻地基於下嵌莊，才選於現址。然因董事周智仁等以控案延廢，直到道光二十三年（1843）才由同知曹謹續建完成。道光二十七年（1847）閩浙總督劉韻珂巡臺，以文甲名稱不雅遂改為“學海書院”，並直接由同知曹士桂接任院長（山長）。同治三～四年（1864～1865）曾重修過，當時院長為舉人陳維英。⁴⁰陳維英嘗為福州府閩縣教諭、噶瑪蘭廳仰山書院山長。平生因作育英才無數，所以在大陸洞的居所亦被稱為“老師府”（陳悅記祖宅，亦被列為三級古蹟）。陳氏通常就被認為是學海書院，最負盛名的讀書人。⁴¹不過到了光緒初期，該書院又出了一位山長。雖然他當時聲名平平，但此人就是1904年出任北京京師大學堂首任總監督——張亨嘉。

張亨嘉，字燮鈞，福建侯官人。同治四年（1865）考中舉人。光緒二年（1875）即以福建巡撫丁日昌幕友的名義，伴隨巡視臺灣。光緒五年八

38 黃嘉謨，《甲午戰前之臺灣煤務》（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2年6月再版），頁104～138。

39 陳培桂，《淡水廳志》，臺灣銀行文獻叢刊第一七二種，1963年8月，頁54～55。

40 同註39，頁139。

41 李乾朗，《臺北市古蹟簡介》（臺北：臺北市文化局，2001年1月，頁104～105、126～127。

月（1879.9）繼任成為學海書院的山長。張亨嘉在學海書院任期，可能只有一年。因為他日後又以舉人身份參加“大挑”，被錄用分發至河南省擔任知縣。光緒九年（1883）考中進士，累官至湖南學政、國子監司業、翰林院侍講。1902年因庚子事件停辦的京師大學堂重新復課，1904年1月該學堂從管學大臣管轄中分出；經管學大臣張百熙的舉薦，特命當時大理寺少卿張亨嘉為學堂首任總監。⁴²當時臺灣已經割讓給日本，在張氏出任總監後的六年，學海書院遂被公開標售，改為高氏宗祠。⁴³不過考其這段歷史，張氏與臺灣的關係可從書院談起。

另外還有龜山寺的沿革。該寺常被稱為西雲寺、西雲巖寺、大士觀、外巖（岩），但無所謂龜山寺的稱號。其名稱由來應是位於觀音山獅頭巖山腰，而獅頭巖俗稱龜山，所以繪圖者才定名為“龜山寺”。寺址在今臺北縣五股鄉成州村，主祀觀世音菩薩，亦被列為三級古蹟。考其建造的年代可追溯至乾隆十七年（1752）。乾隆三十三年（1768）福建汀州府永定縣貢生胡焯猷等獻地改建。嘉慶十六年（1811）業主劉建昌等再度勸修重建。光緒九年（1883）鄉民陳六州等再捐貲重修。早期該寺為加里珍庄（五股鄉）粵籍劉姓的信仰中心，道、咸時期該地出現的閩粵械鬥，迫使粵籍人士移民他處，之後本寺反而成為閩籍人士的信仰。⁴⁴

另外輿圖上還繪出一個洋人的機構—滬尾海關（見附圖一/附表・編號96）。滬尾海關的成立，可以追溯至咸豐八、十年（1858、1860）天津與北京條約的簽訂，使得臺灣的安平、打狗、滬尾、雞籠（基隆），均被開為通商口岸。不過開埠的運作還在咸豐十一年六月（1861.7），由抵臺的英國副領事郇和（Robert Swinhoe），與福建候補道區天民商議後，遂定滬尾為

42 張戡編，《京師大學堂首任總監督張亨嘉文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5月），頁1~11。

43 張蒼松，《典藏艋舺歲月》（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1997年9月），頁68~69。

44 楊仁江，《臺閩地區第三級古蹟檔案圖說(一)》（臺北：內政部，1996年6月），頁152~154；尹章義等，《五股志》（臺北：五股鄉公所，1997年11月），頁551~557。



口岸才開始進行。同治元年六月（1862.7）滬尾海關開關徵稅。其關址是使用於滬尾水師守備的舊營房。直到同治二年八月（1863.10），稅務都由區天民負責；之後麥士威（William Maxwell）出任滬尾海關首任洋人稅務司。⁴⁵爾後到光緒二十一年（1895）割臺為止，該職務全由洋人擔任。

北臺灣政務的運作大致平順，但到了光緒十年（1884），清法戰雲密佈的危機也波及到臺灣。同年三月因法艦至二沙灣砲台啓釁，造成臺灣守軍與法方第一次衝突。不過這場戰爭因同年閏五月，欽差大臣劉銘傳奉旨赴臺督戰而有新的變化。關鍵在於八月十二日（1884.9.30），劉氏從基隆撤軍，讓後續的反攻陷入苦戰。幸好法軍對淡水的攻擊也遭到失敗，與以戰逼和的方針奏效。光緒十一年三月一日（1885.4.15）清、法協議停戰，同年五月九日（6.21）法軍全數撤離基隆。⁴⁶

四、從地圖來看1885年清法戰爭結束後的北臺灣

1. 臺灣建省以後北臺灣建物的歷史

清法戰爭結束以後，清廷更感到臺灣海防地位的重要，並且為加快推行洋務的腳步，遂決定建省。光緒十一年九月五日（1885.10.12）朝廷下旨著將福建巡撫改為臺灣巡撫，首任巡撫即是劉銘傳。⁴⁷建省之初，省會定在臺灣縣的橋孜圖（臺中市南區）。所以巡撫暫借臺北府淡水縣署辦公。此時在光緒六年（1880）所興建的臺北府儒學也快要竣工。其格局是中央為大成殿，設東西兩廡。前有廟門，再前有櫺星門、泮池。廟門外左為禮門，右為

⁴⁵ 葉振輝，《清季臺灣開埠之研究》（臺北：作者自印，1985年5月），頁85、90～93、156～163。

⁴⁶ 許毓良，〈清法戰爭中的基隆之役——兼論民族英雄墓的由來〉，《臺灣文獻》，第54卷第1期，2003年3月，頁295～325。

⁴⁷ 陳在正，〈臺灣建省方案形成過程的考察〉，《臺灣研究十年》（臺北：博遠出版有限公司，1991年11月），頁426～433。

義路。左設明倫堂，右置教授署（老師衙）。入學廩生定額閩生十三名、粵生七名，即俗稱文廟所在（見附圖一/附表・編號6、7、8）。光緒十四年（1888）建城隍廟，因廟內同時供奉府、縣二城隍，所以亦稱府縣城隍廟。地方官每到朔、望，必到廟裏參拜（見附圖一/附表・編號12）。⁴⁸光緒十八年（1892）巡撫行署從淡水縣衙門移出，另建“行臺”，又稱行轅，於光緒二十一年竣工（見附圖一/附表・編號13）。⁴⁹光緒十九年（1893）又另建巡撫衙門與布政使衙門，然因此圖使光緒十八年所繪，所以這二個重要的官署並沒有標出。

另外該地圖標示出多達七處砲台，也相當特別。這當中最值得注意是基隆的砲台。劉銘傳對於基隆戰略地位的認識，可從清法戰爭中的經驗累積而來，只是建省以後如何建設該處的海防頗需深究。事實上當時基隆的砲台共有六處。除了地圖所標示出的大勝元砲台、基隆小砲台、仙人洞砲台之外（見附圖一/附表・編號25、26、27），還有地圖未標示出的社寮砲台、獅球嶺砲壘、紗帽嶺砲壘。⁵⁰以當時各砲台設計的位置，社寮砲台位於口門出海處。戰時若敵人的船艦破壞社寮砲台，硬闖基隆港成功；它將面對港灣西邊的仙人洞砲台，以及港灣東邊大勝元砲台、基隆小砲台的交叉射擊。如果三座砲台的火力，仍無法壓制敵艦，而讓登陸部隊上岸；則有獅球嶺砲壘、紗帽嶺砲壘，做最後的抵抗。此外守軍還可以靠著一條，地圖所沒有繪出的鐵路來進行運輸。簡單地說在劉銘傳的構想下，基隆的海防是朝“要塞”防衛的形勢去規劃。

以要塞做為港口防衛的優先選擇，並不是臺灣最先實施。與此同時，

48 《臺北市路街史》，頁46~47、228。

49 《臺北市發展史(一)》，頁838。

50 日本東洋文庫藏抄本《臺島劫灰》；收錄吳密察編纂，《日據前期臺灣北部施政紀實—經濟篇/軍事篇》（臺北：臺北市文獻委員會，1986年10月），頁554~555。



北洋艦隊的二大基地——旅順、威海衛，早已展開工程。⁵¹會有這樣結果的出現，則是受到德國強烈影響所致。原來德國總結普法戰爭的經驗，在撰寫的軍事著作中提到：“凡語濱海之各國戰爭者，如能將本國所有兵船逕往守住敵國之各海口，而不容其船出入，則為防守本國海岸之上策。其次，則莫如自守本國緊要之海口。”⁵²可見得海口爭奪就是戰爭勝負的關鍵，為了要防衛它最好的辦法就是廣建砲台、藏以兵船。不過購買兵船的經費被北洋大臣李鴻章給挪用，於是只剩下建造砲台的構想尚能推動。⁵³當時劉銘傳是聘請德國人鮑恩士（Baons）、聞德（Hecht M.），充當工程技師以及訓練軍隊使用槍砲。⁵⁴

基隆海防地位的加強，連帶也使得分府的地位提高。建省後原本通判的官職改同知。光緒十三年閏四月（1887.6）原任通判梁純夫病逝，遺缺由閩浙總督楊昌濬、臺灣巡撫劉銘傳題補代理埔里社通判林桂芬陞任。不過林桂芬的任命案，直到光緒十四年十一月（1888.12）都還沒有通過。⁵⁵這一段時間的代理可能就由章某與溫培華擔任。前者名字已不可考，只知他把原分府衙門從三沙灣，遷往今基隆市仁愛區基隆郵局附近（日治名為石牌街）。到溫培華接任海防同知時，又把分府衙門移往今基隆市仁愛區奠濟宮內（日治名為玉田街）。林桂芬也有可能從未擔任基隆同知。因為根據日治時期調查的資料，接替溫培華的人選可能是林文能。林文能接任同知時，又

51 旅順港佈署10座砲台，威海衛港佈署18座砲台。參閱姜鳴，《中國近代海軍史事日誌（1860～1911）》（北京：三聯書店，1994年12月），頁155～227。

52 皮明勇，〈晚清海戰理論及其對甲午海戰的影響〉；摘自戚其章等主編，《甲午戰爭與近代中國和世界》（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

53 姜鳴，《龍旗飄揚的艦隊——中國近代海軍興衰史》（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1991年7月），178～280。

54 對於洋人鮑恩士、聞德的背景資料相當少見，臺北故宮博物院所典藏的檔案全無提及，而中國大陸學者在研究淮系集團時也只能整理出隻字片語。參閱《劉銘傳文集》，頁201；馬昌華主編《淮系人物列傳——文職、北洋海軍、洋員》（合肥：黃山書社，1995年12月），419～432。

55 洪安全主編，《清宮月摺檔臺灣史料(六)》（臺北：故宮博物院，1995年8月），頁4972、5311。

把分府衙門移往今基隆市中正區水錦里（日治名爲基隆公學校前面築港船員宿舍）。光緒十五年（1889）之後，基隆同知的人選復見於月摺檔。同年十月（1889.12）同知汪興禕病逝，隔年五月閩浙總督卞寶第、臺灣巡撫劉銘傳題補埔里社通判方祖蔭陞任。該任命案未通過前，其職務可能暫由包容代理。方祖蔭接任同知後，把分府衙門做最後一次搬遷，新址選在今基隆市信義區（日治名爲基隆新停車場/見附圖一/附表・編號23）。⁵⁶

基隆煤局在清法戰爭時，受到戰火的破壞。這使得劉銘傳在臺灣建省後，亦把整頓煤務列爲施政的重點。光緒十一、十二年（1885、1886）先採商辦煤務的方式。自光緒十三年（1887）開始，官商合辦的臺灣煤務局成立。雖然之後臺煤開闢上海、香港的市場，但是苦於資金籌措，煤務的興辦一直不順利。光緒十六年（1890）商股退出煤務局，臺煤產量也日漸減少。光緒十八年（1892）基隆官煤廠採掘工作告停，只出售存倉的舊煤。隔年計劃再採官商合辦方式經營，但遲遲未能實施。光緒二十年（1894）爲應付日趨緊張的甲午戰爭，基隆煤礦特由官方貸與煤商林振盛等五家重新開採。如此的挖掘工作，就一直持續到乙未割臺。⁵⁷

當然北臺灣的海口不止基隆一處，滬尾也被視爲重要的港口。所以在地圖上，它的附近被標示出四處砲台—油車口砲台、觀音山砲台、剝仔尾砲台、地營砲台（見附圖一/附表・編號94、115、117、118）。這四座砲台記錄，最早提到的是油車口砲台。光緒六年十月（1880.11）福建巡撫勒方鐸巡臺時，提到淡水河北岸舊有露天砲隄不足以避風雨，指的就是它。光緒八年十一月（1882.12）福建巡撫岑毓英巡臺，除了再度提到油車口砲台外，還上奏說明此時正在動工興建觀音山砲台，以及建議興築剝仔尾砲台。⁵⁸觀

56 洪安全主編，《清宮月摺檔臺灣史料(七)》(臺北：故宮博物院，1995年8月)，頁5763~5765、5783；《基隆地方研究資料》，頁24；<http://www.linyhome.com/f/f25.htm>。

57 《甲午戰前之臺灣煤務》，頁214~243。

58 《清宮月摺檔臺灣史料(四)》，頁3272~3273、3425。



音山砲台建造者本為記名總兵丁槐，但因換防的關係改由記名提督曹志忠接續。⁵⁹剝仔尾砲台建造者不詳，不過看到地圖已經標示出，想必岑毓英的建議已被採納。油車口砲台在中法戰爭時被法國人稱為新砲台，它毀於戰火。建省之後劉銘傳決定在原址附近興建洋式砲台，仍聘請鮑恩士（Baons）、聞德（Hecht M.）監工。光緒十二年（1886）動工，十五年（1889）竣工。落成後劉銘傳還在砲台入口拱門處，親題“北門鎖鑰”橫聯。該砲台現被列為二級古蹟。⁶⁰

油車口、地營砲台、觀音山砲台，再一次出現記載，則是在光緒二十一年（1895）乙未割臺時。當時臺灣民主國的軍隊守在這三個砲台（根據陳漢光所記還多增一座砲台—關渡砲台），準備抵抗要來接收的日軍。⁶¹同年的五月二日（1895.5.25），日本海軍少將東鄉平八郎率領浪速、高千穗軍艦，靠近淡水偵察。發覺守軍早有準備，因此繞到北海岸，遂改由鹽寮登陸。⁶²雖然往後的戰事呈現一面倒的狀態，但是這幾座砲台竟也改變日軍接收的行動，影響整個戰役的發展。

在其他軍事據點方面，該地圖所繪出的九個汛，數目之多也需留意（見附圖一/附表・編號28、29、57、58、95、109、119、127、128）。不過刻意把它安排在砲台之後討論，其實是表示駐守在這些汛塘的綠營兵，已經不是當時臺灣軍隊的主力。這九個汛的名稱，並非作者私下命名，而是參照光緒十八年（1892）編纂的《臺灣通志》。依據通志的記載，當時淡水縣的汛塘共有十九個之多。⁶³然製圖者所標示數目竟只有一半。可見得在製圖者

59 諸家，《臺灣關係文獻集零》，臺灣銀行文獻叢刊第三〇九種，1972年12月，頁132。

60 楊仁江，《臺閩地區第二級古蹟檔案圖說》（臺北：內政部，1995年2月），頁135～137。

61 以往對於乙未抗日的討論，僅記錄臺北守軍堅守的砲台為油車口、觀音山、關渡，從未提到地營砲台。但遲至光緒十八年該砲台仍被繪於地圖上，因此合理推斷三年之後應也加入作戰行列。

62 黃秀政，《臺灣割讓與乙未抗日運動》（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6年4月二刷），頁144～145。

63 蔣師轍，《臺灣通志》，臺灣銀行文獻叢刊第一三〇種，1962年5月，頁651～658。

眼中，被標示出的汛塘，其重要性應該被凸顯。至於為什麼說綠營兵已不是主力呢？原來自從同治八年（1869）臺灣綠營裁兵加餉後，人數從一萬四千餘人，大幅縮編成7,700人。光緒八年（1882）臺灣綠營再裁撤至4,500。光緒十九年（1893）再裁撤至2,405人。綠營被一再縮編的原因，則是肇因於戰力下滑；但不全體裁撤的原因，則是考慮到仍有巡緝的功能。⁶⁴

或許基於此道理，在臺北府城大南門附近，也標示出北臺灣綠營的最高衙署—艋舺營參府署（見附圖一/附表・編號76）。同治十年（1871）編纂的《淡水廳志》記錄，艋舺營參將（府）署座落在艋舺街。⁶⁵《臺北市地名與路街沿革史》還考證艋舺水師遊擊署（艋舺營參將的前身），設在今萬華區三水街、廣州街一帶。⁶⁶參照廳志的記載，這段敘述是正確。不過時至光緒末年，艋舺營參府署已經從艋舺遷移到大南門外。依據地圖所繪製的方向，應該在今臺北市中正區的位置。至於光緒朝艋舺營參將的資料不多。月摺檔能找到的人事記錄，有光緒九年三月（1883.4）閩浙總督何璟以原任參將李榮升，已陞補山東榮水水師協副將，遂題補閩浙儘先補用水師參將張欣赴任。另有光緒十九年九月（1893.10）閩浙總督譚鍾麟以原任參將陳友定降補開缺，遂題補水師提標左營遊擊陳宗凱陞任。⁶⁷

除了砲台、汛塘之外，隘也是另一種軍事據點。隘，簡單地說就是防番之地。⁶⁸地圖上所標示出的隘共有三處—萬安寮隘、暗坑仔隘、大坪隘（見附圖一/附表・編號67、68、129）。根據《淡水廳志》所記，大坪隘屬於民隘，共設隘丁20名。暗坑仔隘亦屬民隘，共設隘丁10名。⁶⁹萬安寮隘並未

64 〈清代臺灣的軍事與社會：以武力控制為核心的討論〉，頁41、471。

65 《淡水廳志》，頁52。

66 湯熙勇，《臺北市地名與路街沿革史》（臺北：臺北市文獻委員會，2002年12月），頁377。

67 《清宮月摺檔臺灣史料(四)》，頁3434~3435、3537；洪安全主編，《清宮月摺檔臺灣史料(八)》（臺北：故宮博物院，1995年8月），頁6827~6829。

68 連橫，《臺灣通史》，臺灣銀行文獻叢刊第一二八種，1962年2月，頁369。

69 《淡水廳志》，頁50。



被列入記錄，查閱該地區主要著作亦無所悉。⁷⁰光緒十一年（1885）巡撫劉銘傳在了解隘制的運作後，進行史無前例的大改革，收編全島之隘為官隘。不僅如此還裁撤各隘的隘糧名目，解散隘丁，並以淮軍的隘勇來取代。⁷¹淮勇就是防軍。早在同治十三年牡丹社事件、光緒初年的開山撫番，以及中法戰爭均派遣他們來臺。劉銘傳屬於淮系將領，現擔任巡撫一職，再加派更多的淮軍駐臺，並不讓人感到意外。地圖在淡水河口所標示的“（地營）營房”，就是防軍部隊的名稱（見附圖一/附表・編號116）。不過根據筆者研究清末臺灣的防軍，其部隊名稱共達56個之多，仍找不到有名為“地營”的部隊。⁷²但從地圖所繪得知，他們是一支戍防砲台的部隊。

2. 臺灣建省以後對原住民的戰爭

然而臺灣建省後，防軍的任務並不僅止於操作大砲而已，最重要的投入開山撫番戰爭。大抵從光緒十一年底至隔年九月，就發生了一連串的討番戰爭。地圖所見的“番山”，就是主要的戰場（見附圖一/附表・編號48、63、64、65、66、98、104、105、124、125）。北部的戰事，比中、南部都稍晚。光緒十二年正月十三日（1886.2.16）劉銘傳檄令記名總兵劉朝祐、滬尾水師守備張廣居，各率兵馬開赴大嵙崁（臺北縣大溪鎮）相機援剿。十五日（2.18）大軍紮營頭寮（大溪鎮），即有大嵙崁十三社前來就撫，但有竹頭角、貓裏翁社（俱在桃園縣復興鄉）恃強梗化。十八日（2.21）雙方在南雅（大溪鎮）激戰，官軍用大砲遙擊，竹頭角不敵先降，剩下貓裏翁社仍在頑抗。二月三日（3.8）劉銘傳親赴該地督戰，並再派撥三

70 李文良，《中心與周緣——臺北盆地東南緣淺山地區的社會經濟變遷》（臺北：臺北縣立文化中心，1999年6月）；溫振華，《清代新店地區社會經濟之變遷》（臺北：臺北縣政府文化局，2000年12月）。

71 戴炎輝，《清代臺灣的鄉治》（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2年5月三刷），頁539。

72 〈清代臺灣的軍事與社會：以武力控制為核心的討論〉，頁53～54。

營兵馬往援。五日（3.10）大軍攻入貓裏翁社旁的高山，以大砲猛轟逼其屈服，隔日該社頭目投降。劉氏聞訊立調新竹知縣方祖蔭等，馳赴塩菜甕趁勢招撫；據劉的宣稱從三角湧並塩菜甕以南，毗連大湖一帶生番六十餘社一律就撫。

其實官方一再“宣稱”多少番社就撫，實際情況頗值得懷疑。就如同劉銘傳隨後再奏報，在原來已就撫的區域—三角湧紫微坑（三峽鎮）、屈尺（新店市）二地，有竹加山、加九岸社生番出草。其實這二社近在咫尺，彼此相隔約五十里。劉氏探得消息得知此地“番社甚多”，且萬山壁立毫無路徑。劉命令記名總兵唐仁元先行開路，行抵竹加山社後，該社頭目自知難敵率同八社生番男女千名，並有白鴨尾社（烏來鄉）乞降。至於加九岸社，奏摺只有提到唐仁元再開路至加九岸山後就沒有消息。劉銘傳為什麼在建省不久，就急著遂行討番呢？當然生番連年出草傷斃人命，不能坐視不管。但有一點原因更是重要，他自己在同一份奏摺中也道出；原來臺灣土豪每每藉口防番，斂費養勇抗官以致號令不行。現在可做一石二鳥之策，透過討番也能整頓地方。⁷³不過劉銘傳太過樂觀了，上述已經“就撫”的生番，許多仍未真正繳械，還是保有反抗的實力。

光緒十二年十月十八日（1886.11.15）劉銘傳抵達大料坎，與台北士紳內閣侍讀學士林維源商議剿番。該地現集結從基隆調來，由候補道方策勛率領的防軍三營，駐紮南雅、義興（桃園縣復興鄉）一帶。林維源密購竹頭腳生番為嚮導，又募得加走社生番引路，自南雅築路五十里達白阿歪社。二十日（11.17）劉氏親入內山視察，令大軍三路前進；記名提督吳宏洛由加飛開路，記名提督朱煥明由竹頭角（今名長興/復興鄉）闢道，記名提督劉朝祐由義興而入。白阿歪番嚴守加九岸山（今名加九嶺山/臺北縣新店市、三峽鎮界山），二十九日（11.26）吳宏洛繞至番社後面，眾番查覺大駭乞降不

73 《清宮月摺檔臺灣史料(六)》，頁4746~4751、4758。



許。隔日劉銘傳抵達白阿歪山，頭目率桌家山等十七社投降。該役劉氏再宣稱，所有淡、蘭交界，未降之二十餘番社現一律歸化。⁷⁴

劉銘傳自豪地表示，自光緒十二年九月至十三年四月（1886.10～1887.5）為止。後山已經招撫到218社，番丁50,000餘人；前山招撫到260餘社，歸順者38,000餘人。前景看似一片坦然，不過即將爆發的戰爭，又不得不讓雙方干戈相向。⁷⁵光緒十三～十七年（1887～1891）官軍用兵的番社，包括：尖石社（新竹縣尖石鄉）、竹頭角社、大埧怡磨、墩樂、插角社（後三社俱在臺北縣三峽鎮）、樹木繞、食納社（俱在臺北縣烏來鄉）、馬速社、大熟、加拉叭（俱在臺北縣石碇鄉）、合昭、吶嘯、舌擺鶴社（俱在桃園縣復興鄉）。光緒十七年十一月（1891.12）臺灣巡撫改由邵友濂繼任，邵氏決定派大軍征討今桃園縣內山的原住民。他命令林朝棟、黃南球率領土勇營，與隘勇前營並肩作戰合攻外加輝。此役官軍陣亡者達數百人之多，也算是清末開山撫番戰爭中較為慘烈的一次，同時也是清末北臺灣開山撫番戰爭的最後一役。⁷⁶

四、結語

如同前述，雖然光緒十八年（1892）基隆廳、淡水縣輿圖，仍有繪製錯誤的地方。而且相當可惜的是沒有把鐵路、水圳、番社、釐局給標示出來。但做為清末最後一張北臺灣分縣地圖，它仍有其史料上的價值。該價值若跟光緒五、十一～十四年所繪製的地圖比較，其意義是反映在解釋區域的發展上。基隆港地區的重要性，已經一再地被強調。它不可取代的交通地位，

74 劉銘傳，《劉壯肅公奏議》，臺灣銀行文獻叢刊第二七種，頁214～217。

75 《劉壯肅公奏議》，頁221～223。

76 《清宮月摺檔臺灣史料(八)》，頁6352。

被之後統治臺灣的日本人所看重。1899~1934年連續幾期的築港工程與擴港計劃，就是殖民地政府設法提升港務與吞吐量的表現。⁷⁷不過對於它的認識，實際上早從光緒朝就已開始。淡水河流域則是因為臺北府城的設立，更加凸顯其行政上的地位。尤其到了光緒二十年二月（1894.3），當省會由臺灣府（臺中市）改為臺北府之後，臺北做為全島行政中心的地位已經確立。⁷⁸如此的形勢直到現在都沒有改變。桃園地區發展的潛力，也反映在地圖所標示出的聚落數目。爾後再因鐵路的鋪設，使得該地區的三大聚落—桃園、中壢、頭重溪穩定成長，如此的排名在日治以前都沒有改變。北海岸與丘陵區的發展，在光緒十七年（1891）因在龍潭堵（基隆市七堵區）發現沙金而丕變。隔年官府在瑞芳、暖暖、頂雙溪、四腳亭、六堵、七堵設局抽稅。⁷⁹但最重要的還在日治以後，從淘金改成開採礦金，而當時金礦坑的主要分佈區，就是在今瑞芳鎮九份與金瓜石。採金業十足改變本區的經濟地位，但溯其根源也是在光緒時就已見端倪。新店溪流流域的發展，因為受限於開山撫番戰爭的關係，即便是該地區有豐富的森林資源，但開採的效率仍然不大。然如此的產業潛力，在日本人治下得到發揮。1903~1909年的討蕃戰爭，成功壓制住原住民的武力，為日後林業資源的運用奠下基礎。最後是基隆河流域的發展。雖然清末在它的上游發現到沙金，使得該地區的經濟發展似有榮景。但是沙金業約在1917年後開始萎縮，原因是產量逐年遞減。這使得它在北臺灣六大區域中的重要性下降而敬陪末座。⁸⁰

此外從該地圖的檢索中，也發現到新的史料計載。包括：一、以臺北府為中心的陸路里程計算。這是在道光元年（1821）以後少見的資料。二、

77 井出季和太著，郭輝譯，《日據下之臺政(一)》（臺中：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77年4月修正版），頁117~118。

78 《清宮月摺檔臺灣史料(八)》，頁6902~6905。

79 《臺灣通志》，頁260。

80 《日據下之臺政(一)》，頁179~183；《日據下之臺政(二)》，頁467~503。



釐清光緒末年艋舺營參將衙門的地點，實際上不在今天的萬華區而是在中正區。三、地圖上所出現眾多的砲臺，顯示它們的確為守口的利器。尤其又畫出在其他史料中，較少被記載的淡水河口四座砲臺，更顯示出珍貴。四、地圖的說明文字，提到在基隆還設有澳甲與口書。《淡水廳志》已記載該港設有澳保，並考澳保就是澳甲。⁸¹然不管是澳甲還是口書，依據康熙四十六年（1707）以後的規定，主要稽查的對象都是漁船。簡單地說就是要把陸上的保甲制度，轉移成海上保甲。⁸²由此可知當時寄泊於基隆的漁船數量一定很多，其總數可能也超過滬尾。所以必須要設立澳甲與口書管理。五、現臺北縣五股鄉三級古蹟西雲寺，其名稱有三、四種之多，但還沒有出現“龜山寺”的別稱。地圖上所標示的寺名，或許能做一參考。

1895年以後臺灣史就進入日治時期，距離基隆廳、淡水縣輿圖繪製的時間，也只不過三年的光景。在日本人的治理下，北臺灣地圖的繪製技術更趨於進步與仔細。雖然該地圖的繪製方式，不如之後有經緯度地圖準確。但它自有其史料與時代價值，針對這一點可以說它是無法被取代的。

附表・基隆廳、淡水縣輿圖標示名稱整理表（原圖繪製錯誤用標楷體字顯示）

編號	行政區域	地圖標示名稱	名稱位置考證	備註
1.	臺北府城	北門承恩	臺北市中正區光復里(忠孝西路、中華路口)	
2.	臺北府城	東門景福	臺北市中正區黎明里(中山南路、仁愛路、信義路、凱達格蘭大道交叉口)	
3.	臺北府城	西門寶城	臺北市萬華區新起里	
4.	臺北府城	大南門麗正	臺北市中正區黎明里(愛國西路、公園路口)	

81 《淡水廳志》，頁187。

82 許毓良，〈清代臺灣的文武口〉，《中國現代史專題研究報告(二十二)》(臺北：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2001年11月)，頁182。

5.	臺北府城	小南門重熙	臺北市中正區建國里(延平南路、愛國西路口)	
6.	臺北府城	明倫堂	臺北市中正區黎明里(北一女中現址)	臺北府儒學
7.	臺北府城	文廟	臺北市中正區黎明里(北一女中現址)	
8.	臺北府城	老師衙	臺北市中正區黎明里(北一女中現址)	
9.	臺北府城	考棚	臺北市中正區黎明里(中正區一分局現址)	
10.	臺北府城	(臺北府)府署	臺北市中正區黎明里(漢口街、懷寧街口)	
11.	臺北府城	(淡水縣)縣署	臺北市中正區黎明里(臺大醫院後庭停車場現址)	此為舊衙
12.	臺北府城	城隍廟	臺北市中正區光復里(臺北市警察局附近)	
13.	臺北府城	(巡撫)行臺	臺北市中正區	
14.	基隆廳基隆保	八尺門	基隆市中正區	
15.	基隆廳基隆保	社寮	基隆市中正區	今名和平島
16.	基隆廳基隆保	鰲穴	原址在今基隆港灣之中	1899 年基隆築港計劃中炸毀
17.	基隆廳基隆保	鰲穴	原址在今基隆港灣之中	1899 年基隆築港計劃中炸毀
18.	基隆廳基隆保	桶盤嶼	基隆市中正區平寮里	和平島旁
19.	基隆廳基隆保	基隆杙	基隆市	今名基隆嶼
20.	基隆廳基隆保	扛轎嶼	基隆市	今名花瓶嶼
21.	基隆廳基隆保	基隆港	基隆港	
22.	基隆廳基隆保	獅球嶺	基隆市仁愛區獅球里	
23.	基隆廳基隆保	(基隆)海防廳	可能在基隆市信義區(日治名為基隆新停車場)	基隆海防廳衙共遷移五次，此為最後一次也是光緒十六年海防同知方祖蔭上任後所遷。
24.	基隆廳基隆保	(基隆)煤局	基隆市中正區八斗里	
25.	基隆廳基隆保	(大勝元)新砲臺	基隆市中正區砂灣里	今名頂石閣砲台
26.	基隆廳基隆保	(仙人洞)砲臺	基隆市中山區仁安里	
27.	基隆廳基隆保	(基隆小)砲臺	基隆市中正區	1895 年日軍攻台時又稱沙元



				小砲台
28.	基隆廳基隆保	(榮光寮)汛	基隆市中正區八斗里	
29.	基隆廳基隆保	(大基隆)汛	基隆市中山區新崙里	
30.	基隆廳基隆保	八斗仔	基隆市中正區八斗里	
31.	基隆廳基隆保	哨船頭	基隆市仁愛區(基隆文化中心現址)	
32.	基隆廳基隆保	基隆街	基隆市仁愛區	
33.	基隆廳基隆保	大勝元	基隆市中正區正砂里	又名大沙灣
34.	基隆廳基隆保	二勝元	基隆市中正區入船里	又名二沙灣
35.	基隆廳基隆保	三勝元	基隆市中正區正船里	又名三沙灣
36.	基隆廳基隆保	大武崙	基隆市中山區新崙里	
37.	基隆廳基隆保	仙洞	基隆市中山區仁安里	
38.	基隆廳石碇保	十分寮	臺北縣平溪鄉十分村	
39.	基隆廳石碇保	龍潭埤	臺北縣瑞芳鎮龍安里	
40.	基隆廳石碇保	內仔港	基隆市暖暖區碇內里	
41.	基隆廳石碇保	暖暖庄	基隆市暖暖區暖暖里	
42.	基隆廳石碇保	柑仔瀨	臺北縣瑞芳鎮柑坪里	
43.	基隆廳石碇保	八堵	基隆市暖暖區八堵里	
44.	基隆廳石碇保	七堵	基隆市七堵區七堵里	
45.	基隆廳石碇保	六堵	基隆市七堵區六堵里	
46.	基隆廳石碇保	五堵	基隆市七堵區五堵里	
47.	基隆廳石碇保	水返腳	臺北縣汐止市	
48.	基隆廳三貂保	番山	臺北縣與宜蘭縣界山	今名草嶺
49.	基隆廳三貂保	遠望坑	臺北縣貢寮鄉雙玉村	
50.	基隆廳三貂保	頂双溪	臺北縣雙溪鄉雙溪村	
51.	基隆廳三貂保	苎仔潭	臺北縣瑞芳鎮福住里	
52.	基隆廳三貂保	榮光寮	臺北縣雙溪鄉牡丹村	又名燦光寮
54.	基隆廳金包里保	馬鍊港	臺北縣萬里鄉萬里村	
55.	基隆廳金包里保	野柳港	臺北縣萬里鄉野柳村	
56.	基隆廳金包里保	八連港	臺北縣三芝鄉古庄村	應隸屬淡水廳 芝蘭三保
57.	基隆廳金包里保	(金包里)汛	臺北縣金山鄉磺港村	
58.	基隆廳金包里保	(石門)汛	臺北縣石門鄉石門村	
59.	基隆廳金包里保	有蚋庄	臺北縣萬里鄉	
60.	基隆廳金包里保	馬鍊庄	臺北縣萬里鄉萬里村	
61.	基隆廳金包里保	金包里	臺北縣金山鄉磺港村	
62.	基隆廳金包里保	石門	臺北縣石門鄉石門村	
63.	淡水縣拳山保	番山	臺北縣坪林鄉	雪山山脈

64.	淡水縣拳山保	番山	臺北縣坪林鄉	雪山山脈
65.	淡水縣拳山保	番山	臺北縣石碇鄉	
66.	淡水縣拳山保	番山	臺北縣烏來鄉	
67.	淡水縣拳山保	萬安寮隘	臺北縣坪林鄉	
68.	淡水縣拳山保	暗坑仔隘	臺北縣新店市安坑	
69.	淡水縣拳山保	坪林尾	臺北縣坪林鄉坪林村	
70.	淡水縣拳山保	鳳山庄	疑爲臺北縣新店市粗坑里	疑爲鳥嘴尖旁
71.	淡水縣拳山保	二重埔	疑爲臺北縣石碇鄉格頭村二格	疑爲二格山旁
72.	淡水縣拳山保	直潭	臺北縣新店市直潭里	
73.	淡水縣拳山保	新店街	臺北縣新店市江陵里	
74.	淡水縣拳山保	公館	臺北市中正區富水里	
75.	淡水縣拳山保	梘尾街	臺北市文山區景美里	
76.	淡水縣大加蚋保	(艋舺營)參府署	疑爲臺北市中正區龍福里	疑爲牯嶺街舊古亭分局附近(日治時期爲憲兵隊，現爲藝文活動中心)
77.	淡水縣大加蚋保	(小南門外)書院	臺北市萬華區青山里(廣州街、環河南路口)	
78.	淡水縣大加蚋保	(小南門外)義倉	臺北市萬華區青山里(桂林路、西園路口)	
79.	淡水縣大加蚋保	錫口	臺北市松山區頂錫、上壽、貴全里	
80.	淡水縣大加蚋保	三板橋	臺北市中正區梅山、幸福、幸市、東門、文北里。中山區民安、正得、正自、正義、正仁、正守、康樂里。	
81.	淡水縣大加蚋保	南港仔	臺北市南港區南港、三重、新富、中南里	
82.	淡水縣大加蚋保	八甲	臺北市萬華區仁德里(柳州街)	
83.	淡水縣大加蚋保	大隆洞	臺北市大同區老師、重慶、保安、至聖、斯文、雅揚里	又名大龍峒
84.	淡水縣大加蚋保	大稻埕	臺北市大同區國順、景星、隆和里	
85.	淡水縣大加蚋保	艋舺街	臺北市萬華區西門、新起、公安、福音、青山、祖師、富民里	
86.	淡水縣芝蘭一保	大屯山	臺北市北投區湖山里	
87.	淡水縣芝蘭一保	劍潭	臺北市士林區前巷里	
88.	淡水縣芝蘭一保	大直庄	臺北市士林區福林里	
89.	淡水縣芝蘭二保	河上洲	臺北縣蘆洲市	又名和尚州



90.	淡水縣芝蘭三保	沙帽山	臺北市北投區湖山里	又名紗帽山
91.	淡水縣芝蘭三保	礮港	臺北縣金山鄉礮港村	應隸屬基隆廳金包里保
92.	淡水縣芝蘭三保	滬尾港	臺北縣淡水鎮	又名淡水港
93.	淡水縣芝蘭三保	官渡	臺北市北投區關渡平原	
94.	淡水縣芝蘭三保	(油車口)砲臺	臺北縣淡水鎮油車里	又名北門海鎖鑰砲臺
95.	淡水縣芝蘭三保	(砲台)汛	臺北縣淡水鎮油車里	
96.	淡水縣芝蘭三保	(滬尾)海關	臺北縣淡水鎮新興里	
97.	淡水縣芝蘭三保	小圭隆	臺北縣三芝鄉古庄村	
98.	淡水縣擺接保	番山	臺北縣三峽鎮安坑里	
99.	淡水縣擺接保	冷水坑	臺北縣土城市清和里	
100.	淡水縣擺接保	城福庄	臺北縣三峽鎮成福里	
101.	淡水縣擺接保	媽祖田	臺北縣土城市祖田里	
102.	淡水縣擺接保	枋寮街	臺北縣中和市枋寮里	
103.	淡水縣擺接保	枋橋頭	臺北縣板橋市	
104.	淡水縣海山保	番山	臺北縣三峽鎮插角里	
105.	淡水縣海山保	番山	臺北縣三峽鎮有木里	
106.	淡水縣海山保	鳶山	臺北縣三峽鎮鳶山里	
107.	淡水縣海山保	十三天	臺北縣三峽鎮添福里	
108.	淡水縣海山保	三角湧	臺北縣三峽鎮礁溪、八張里	
109.	淡水縣興直保	(海山口)汛	臺北縣新莊市中港里	
110.	淡水縣興直保	新庄街	臺北縣新莊市營盤里	
111.	淡水縣興直保	海山頭	臺北縣新莊市營盤里	
112.	淡水縣八里坌保	獅頭山	臺北縣五股鄉集福村	今名獅子頭山
113.	淡水縣八里坌保	八里坌口	臺北縣八里鄉大崁村	
114.	淡水縣八里坌保	假港	臺北縣八里鄉頂畧村	該地圖疑似繪製錯誤，正確位置應在臺北縣淡水鎮沙崙里附近。
115.	淡水縣八里坌保	(地營)砲臺	臺北縣八里鄉米倉村	
116.	淡水縣八里坌保	(地營)營房	臺北縣八里鄉龍源村	
117.	淡水縣八里坌保	(觀音山)砲台	臺北縣八里鄉埤頭村	
118.	淡水縣八里坌保	(剝仔尾)砲臺	臺北縣八里鄉大崁村	現名挖仔尾
119.	淡水縣八里坌保	(八里坌)汛	臺北縣八里鄉龍源村	
120.	淡水縣八里坌保	油車口	臺北縣林口鄉嘉寶村	該地圖疑似繪

				製錯誤，正確位置應在臺北縣淡水鎮油車里，隸屬芝蘭三保。
121.	淡水縣八里坌保	大庄	疑為臺北縣八里鄉埤頭村舊城	
122.	淡水縣八里坌保	坪頂	臺北縣八里鄉太平村	今名太平嶺
123.	淡水縣八里坌保	龜山寺	臺北縣五股鄉成州村	今名西雲寺
124.	淡水縣桃澗保	番山	桃園縣復興鄉三民村	
125.	淡水縣桃澗保	番山	桃園縣復興鄉奎輝村	
126.	淡水縣桃澗保	南崁港	桃園縣大園鄉海口村	
127.	淡水縣桃澗保	(埤角庄)汛	桃園縣八德市大湳里	
128.	淡水縣桃澗保	(桃園街)汛	桃園縣中壢市	
129.	淡水縣桃澗保	大坪隘	桃園縣龍潭鄉大平村	
130.	淡水縣桃澗保	烏塗堀	桃園縣大溪鎮永福里	
131.	淡水縣桃澗保	高山頂	桃園縣楊梅鎮高山、高榮里	
132.	淡水縣桃澗保	七佃庄	疑為桃園縣龍潭鄉高平村	疑為清水坑附近
133.	淡水縣桃澗保	高山下	桃園縣平鎮市高雙里	
134.	淡水縣桃澗保	八股庄	疑為桃園縣龍潭鄉高平村	疑為十股寮附近
135.	淡水縣桃澗保	大姑坎	桃園縣大溪鎮興和、福仁里	
136.	淡水縣桃澗保	桃園街	桃園縣桃園市	
137.	淡水縣桃澗保	埤角庄	桃園縣八德市大湳里	今名陂腳
138.	淡水縣桃澗保	中壢街	桃園縣中壢市	
139.	淡水縣桃澗保	楊梅壠	桃園縣楊梅鎮楊梅里	
140.	淡水縣桃澗保	南崁街	桃園縣蘆竹鄉南崁村	
141.	淡水縣桃澗保	小南灣	桃園縣蘆竹鄉南崁村	該地圖繪製錯誤，正確位置應在臺北縣林口鄉嘉寶村小南灣，隸屬八里坌保。
142.	淡水縣桃澗保	大南灣	桃園縣大園鄉沙崙村	該地圖繪製錯誤，正確位置應在臺北縣林口鄉嘉寶村寶斗厝坑，隸屬



				八里坌保。
143.	淡水縣桃澗保	頭湖庄	桃園縣楊梅鎮三湖里	
144.	淡水縣桃澗保	大竹圍	桃園縣楊梅鎮員本里	又名員笨
145.	淡水縣桃澗保	白沙墩	桃園縣觀音鄉白玉村	今名白沙屯，地圖繪製有誤差，應在頭湖庄以北。
146.	淡水縣桃澗保	塗牛溝	桃園縣楊梅鎮高山里	今名土牛陂
147.	淡水縣桃澗保	四股庄	疑為桃園縣楊梅鎮梅溪里	
148.	淡水縣桃澗保	大溪墘	桃園縣新屋鄉永安村	地圖繪成社子溪出海口，但在今楊梅鎮瑞原里，也有一個名為大溪墘的舊地名。
149.	淡水縣桃澗保	龜崙嶺	桃園縣龜山鄉	



附圖一 光緒十八年(1892)基隆廳、淡水縣輿圖，色繪，光緒年間繪製，(北京)國家圖書館藏。



清法戰爭前後的北臺灣(1875~1895) - 以1892年基隆廳、淡水縣輿圖為例的討論

衙署从口塘汎从口番屯从口
營哨从口隘寨从口路徑从口

扛香口。野柳溪
花研具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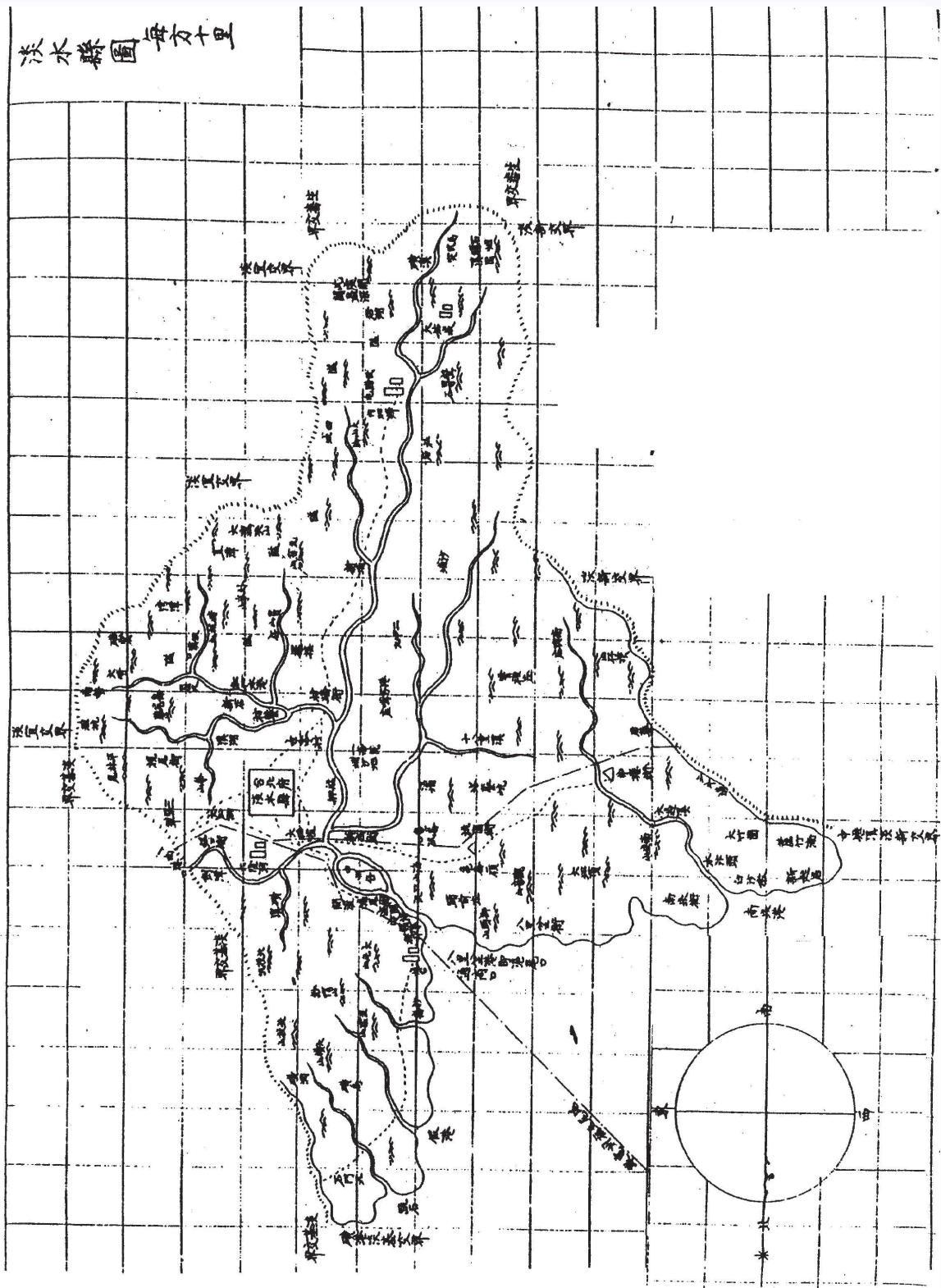
臺北府淡水縣分圖六

每方 格準作地平十里



附圖二 光緒五年(1879)台灣輿圖(或名全臺輿圖)

資料來源：陳漢光、賴永祥，《北臺古輿圖集》(臺北：臺北市文獻委員會，1957年10月)，頁27。



附圖三 光緒十四~十七年(1881~1891)臺灣地輿總圖

資料來源：陳漢光、賴永祥，《北臺古輿圖集》(臺北：臺北市文獻委員會，1957年10月)，頁30。

